

沈玲：翱翔蓝天，用镜头记录战鹰雄姿

■ 口述：沈玲 南部战区原空军专职摄影干事 ■ 记录：徐阳晨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我是一名军人，也是一名军事摄影记者，我最大的理想就是登上战鹰，翱翔于祖国的蓝天，用镜头拍下战鹰的雄姿。

1970年，我在北京入伍，后被分到武汉空军医院电影组，20多年间，摄影一直是我的挚爱，只要有空，我就和摄影发烧友们去新疆、西藏采风。直到2000年，我被调入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宣传处，成为解放军报、空军报驻广州专职摄影记者，我当时已45岁，实属“大器晚成”。但回顾我并不太长的职业生涯，在“抗洪抢险、抗击非典、汶川和玉树救灾、国庆大阅兵、利比亚撤侨”等一系列大事件中，我有幸站在一线，用镜头捕捉到时代浪潮中绽放光芒的一个个瞬间。

54岁首乘战斗机拍摄

当了一辈子空军，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乘战斗机拍摄，为此，我打过无数次报告申请，一直到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我终于接到任务，将乘苏-27航拍国庆阅兵训练梯队，激动的我彻夜难眠。很多人问我，乘战斗机拍摄，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我的第一感觉是“巨大的压力”，我当时已经54岁，而一般的歼击机飞行员45岁都停飞了，我必须通过体能训练和“离心机测试”，我记得测试时我的脸几乎变形，在场的医护人员都在感叹：“没见过这么大年龄还进行测试的。”

战斗机在空中每个G的载荷就是身体的一倍重量，3个G的载荷就相当600斤重量压在我身上，战斗机做机动压坡度时载荷最大，而往往这是最佳的拍摄角度，航拍时必须拼命抗拒载荷。我的相机被飞行头盔和氧气面罩上的金属件，磨出一道道的划痕。

我很幸运，作为国内首位乘三代战斗机航拍的女摄影师，得到了很多宝贵的拍摄机会，也深知精彩镜头背后的惊心动魄。2009年航拍国庆阅兵歼11梯队训练，12架战机组4-4-4架编队献礼，每个机组相隔5公里，一个梯队长达15公里的距离，这样的广度不可能收在一个画面里。但我特别想拍一幅12架飞机像大雁一样飞成“一字形”队形的画面。飞行准备时我曾提过这个要求，但部队首长没同意。那天快返航时，我的耳麦里突然传来机长的指令：“020，准备！”020是我的飞行代号。“明白！”我话音刚落，还没反应过来，只见这12架战鹰突然像远飞的大雁一样，排成了“一字形”。

“唰”地一下，12架战鹰放出了烟雾，无比壮观！“132，下！下！”我右手持相机拍摄，左

2009年5月13日，沈玲首次乘苏二七战机航拍。右图是起飞前的沈玲。下图是在万米高空航拍工作照（自拍）。



手按住对讲机通知前舱飞行员，战机压坡度快速下降，强载荷压得我抬不起胳膊，我拼命往上顶住相机，就在12机编队呈仰角时，快速按下快门。那一刻转瞬即逝，也就十几秒，我抓到了最精彩的镜头。

我常常感慨，如果蓝天是巨大的舞台，飞行员就是技艺精湛的舞者，是他们飞出了超高水平，我才能定格完美瞬间。2009年，我的一组战鹰航拍作品《蓝图畅想曲》获得第八届中国摄影金鹰奖，这是中国摄影最高荣誉，但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我所获得的荣誉，是整个飞行群体的荣誉，是整个部队的荣誉。

于喜马拉雅之巅航拍

我先后乘坐苏-27航拍国庆阅兵，乘坐苏-30航拍超低空穿越大峡谷训练，乘坐歼-10航拍空中加油训练，在不同空域、不同科目中完成了一系列拍摄任务，但让我难忘的是在雪域高原上的航拍经历。

2012年5月，我到西藏采访执行高原驻训的广空航空兵某团。这个团是我采访最多



的部队，几乎每个飞行员我都能叫上名字，雪域高原又是我一直神往的地方。然而，高原反应却让我苦不堪言。初到那几天，四肢水肿，口鼻紫绀、头痛欲裂、难以入睡。为了能够上机航拍，我一边跟飞行员学习制定飞行计划，一边调整好身体状态，做好飞行前各项准备。

5月下旬，终于迎来与飞行员同乘战机执行雪域高原巡航任务的良机。当战鹰冲破云霄，跃上蓝天，随着高度和角度不断地变化；皑皑群山、茫茫雪域，此时，碧波浩淼的高原湖泊尽收眼底，我们在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翼下掠过，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就在眼前，真可谓一览众山小。这次巡航，不仅使我飞掠高原之巅，捕捉到冲击长空的锐利之美，而且从心底生发出包容天宇、气吞山河之感！

接下来更具挑战性的是要随机拍摄空战对抗训练。我原以为多次乘三代战机航拍的经历，已能够适应剧烈的载荷反应，但没想到，真正的空战对抗训练竟是如此激烈，斜冲盘旋50°、压坡度大载荷机动，忽而身朝上提、心往下坠，忽而心朝上提、体往下坠，抗荷服充了气的血压计……我的心脏似乎被挤压出来，不自主的大口喘着粗气。

如果说超高速的过山车带来的是刺激，那超音速歼击机的强载荷绝对是挑战生理极限。尤其在俯冲时，让人感觉顷刻间会撞上雪山，那一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虽然拍摄非常辛苦，但我内心却异常兴奋，自然的壮美与战鹰的雄伟在高空绽放，让我完成了《鹰

击喜马拉雅》这样具有独一无二视觉震撼的作品。

“情深”比“景深”更重要

一名摄影记者，不仅仅是见证者、旁观者，更是照片事件中的亲历者。对我影响最大的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曾说，“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摄影记者如同士兵在前线作战，一定要冲在第一线。

2011年，利比亚大撤侨，当时四驾伊尔-76运输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机舱门一打开，被营救回来的同胞全部激动地喊起来：“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这时有一名同胞突然趴在地上亲吻祖国大地，我当时也跟着趴在了地上，一边拍一边流泪。摄影聚焦就在一个“真”字上，“情深”比“景深”更重要。

1998年抗洪救灾，我还不是专业的摄影记者，那时我自费买了20多个彩卷，带上一台尼康FM2相机，请假从广州坐火车赶到湖北抗洪大堤。白天，我顶着四十度的高温在堤坝上来回奔走，脸晒爆了皮；晚上，我和战士们一起挤在地板上的大通铺，伴着鼾声和汗臭味入睡。

短短23天，我拍摄了600多幅抗洪一线的图片，直到“弹尽粮绝”。当《人民日报》华南版和《羊城晚报》同时整版刊发了我的照片——《兵，啊兵！》空降兵战士在98抗洪大堤上》，我记得《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这样写道：我们含着泪编辑这组镜头，因为在这些镜头细节

里，我们读到了军人对祖国的丰厚情怀。从中，我们也再次掂量到了，在我们共和国里，“军人”二字的分量。

镜头里的女飞行员

这么多年来，深深扎根在我脑海里的不是作品，也不是获奖证书，而是照片背后的故事以及那些鲜活可亲的人。

我和余旭相识于2009年8月，她是参加国庆六十周年阅兵集训的16名女飞行员之一，才二十出头，青涩腼腆，一直叫我“沈阿姨”。时隔五年后，她已成为中国首位歼-10女飞行员，在珠海航展上，我见到了不一样的她，看到了炫舞蓝天的余旭，每一个盘旋横滚、每一次俯冲跃升，无一不彰显着技术和意志力的非凡！她叱咤蓝天，也吸引着镜头紧紧追随，留下了令人难忘的风采！

我镜头里余旭的最后一张照片是2016年11月6日，刚刚走下飞机的她与战友手持国旗绕场一周向观众致敬，她一如既往，从容自信。2016年11月12日下午，我突然收到微信：请把您手里有关余旭同志的照片尽快发给我。我心头一紧，作为一个空军老兵，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不敢也不愿相信，只能忐忑不安，暗暗祈祷，以最快的速度发过去17张余旭的照片。

晚上接到朋友电话，证实了我的疑虑，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泪如泉涌。我真不敢相信，镜头里那个漂亮的女飞行员——余旭，就这样走了。那天晚上，一宿没合眼的我，情不自禁地在微信上说起余旭的故事。没想到，这篇在微信朋友圈发的悼念图文，点击量、阅读量竟达到552万多人次。当天就被中国军网转发，随后央视网、央视网和凤凰网等主要媒体，新浪、腾讯、网易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央视还为此专访了我。

在追悼会上，我含着热泪用镜头默默记录下战友送别余旭的感人场景，随后我又来到八一表演队的宿舍楼，这是她每天学习、生活、工作的地方，我希望用自己的镜头和文字，向英雄致敬。在我的拍摄生涯中，像余旭这样的女军人、女飞行员一直是我的“偏爱”，从第一位女飞行员将军岳喜翠到战胜癌症重返蓝天的女飞行员将军刘文力，我看到了女飞行员身上太多优秀品质，她们是战鹰上的铿锵玫瑰，柔情中蕴藏坚毅的力量，走近她们的故事，去触摸、去感知、去解读她们心中最真实、最柔软的部分，才能拍出流淌着“巾帼情”，深刻诠释“她力量”精品。

时代大浪翻滚，浪花终将淘尽，我希望我的快门够快、够准、够实，把一幅幅具有划时代意义，饱含深厚民族情感、高度凝结了社会人文价值的画面留在时间里，使之成为历史的见证、永恒的荣光。

马泽博：让彝族服饰在传承中绽放

■ 口述：马泽博 州级彝族服饰非遗传承人、西昌市绣绣协会会长 ■ 记录：任然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我的母亲从儿时便开始从事彝族服饰制作，至今已近六旬，仍未停止。2014年彝族服饰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我的母亲入选为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而我也在2013年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全身心投入到彝族服饰领域中，2013年成为了凉山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州级非遗传承人。

非遗文化有着无穷的力量，母亲和我一直被滋养着。非遗的生命力给予了母亲创业发展的机遇和动力，非遗的魅力给了我突破的勇气和创新的源泉，而在凉山，非遗的力量不仅助推了脱贫攻坚的胜利，还在不断为乡村振兴赋能……

赋予母亲创业发展动力

在凉山，彝族人一直有穿民族服饰的习惯，特别是在20世纪时，彝族服饰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妇女从小便和自己的母亲学习做衣服。我母亲出生在凉山州金阳县，从小跟外婆学习彝族服饰制作技艺，并迸发出了很大的热情。母亲将外婆交办的服饰制作任务完成后，还常常不尽兴。兴趣驱使下，母亲12岁左右就能独立制作整套彝族服饰，由于技术精湛、做工精美，邻里亲戚之间为了让她帮忙制作彝族服饰，经常提出帮她干农活。

1991年，母亲遭遇了生活的变故，那一年我父亲去世，而我只3个月大，哥哥也只有2岁。家庭的主心骨没有了，但家没有塌，母亲毅然扛起了重担，先是独自务农种田，后来因背负重物摔进沟沟里，得了脑震荡，自此以后，只要劳作就头晕脑胀，无法务农。走投无路之下，带着我和哥哥来到金阳县，租了十几平米房子做小门市，门市里卖文具、零食、日用品，同时用缝纫机为大家做服装缝补、改裤脚、修腰线等小生意，并用空闲时间缝制彝族服饰进行售卖，凭着好技艺，母亲在县城慢慢有了名气，门市也越开越大。

1997年，凉山举办大型火把节活动，凉山歌舞团策划了一台《五彩凉山》的大型演出，但当年彝族服装大多都是各家自产，没有专业生产彝族服装的厂商，于是政府就从民间寻找了8位能工

巧匠来为演出制作服饰，我母亲便是其中之一。

不同的是，其他人在完成了服饰制作任务后便离开了，但我母亲因为对彝族服饰的热爱，留了下来，她发现演员和导演不太会穿着彝族服饰，很多细节处理得不好，比如配饰的角度、帽子的高度、佩戴的方式等，于是直到演出开始前，母亲都在后台帮助演员搭配彝族服饰。这个举动得到了导演、演员的一致好评，为她后来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不止如此，由于彝族文化是“家天下”制度，每个地区、每个家族的服装风格迥异，这次的经历让母亲接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见过的彝族服饰，擅于学习的母亲也用其扎实的功底对其进行了融会贯通。时至今日，市面上已涌现出了大大小小的彝族服装行业从业者，也有像我们一样每个地区的彝族服饰都能生产的商家。这次经历后，母亲便带着我们兄弟俩来到了凉山州州府西昌发展，专门从事彝族服饰的制作和服装租赁等，并不断地研究民族服饰技艺，学习制作其他民族服饰，比如藏族、摩梭族、傣族等。

2004年，凉山在首届彝族服饰文化节上开展了彝族服饰大赛，母亲制作的一套家乡地区的传统新娘服饰，因通身的纯手工贴花绣制，获得了传统金奖；一套大胆使用了立体剪裁技术和后背拉链款式，花纹上使用了黑红撞色搭配的彝族服饰获得了改良银奖；而一套传统彝族男装获得了创意奖，母亲在其大裤脚上，将自己小时候模仿大树剪裁的花纹缝制了上去，以前从未有人见过这样的装饰。

三套服装包揽了各个奖项，让母亲名声大噪，随后订单源源不断。2005年，母亲以邻居们对她的昵称“贾佳”作为名字，建立了贾佳彝族服饰厂。在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下，以及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喜爱彝族文化，母亲的彝族服饰厂稳步发展，2012年成立了贾佳彝族传统服饰生产有限公司，除了在凉山发展外，在云南、贵州等地有十余家批发代理经销商。2013年，公司年产值已达160余万元，净收入20万元。收入最高时，年净收入达到了150万元。

推动彝族服饰的传播传承，母亲也从未间断。经常有慕名者前来求学，母亲均免费的毫无保留地传授，而当得知彝族漆器文化成为国家级的非遗传承项目后，不识字的母亲四处了解申报政策，并四处推介彝族服饰历史，还引起了凉山州文化局的关注和支持，促使彝族服饰成功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母亲也从未放松过自己技艺的锤炼。一套工艺精良的彝族服装，从起针到完成，往往要耗时数月，乃至几年。母亲则将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景物进行概括、提炼、夸张，活用挑花、扣花、十字绣、平绣等手法，“点线面角”相互交融。她逢边必绣，不同面料上的图案因材制宜，不断创新，从袖口绣到手肘，裤筒绣到膝盖，手过之处，不断绽放出精致的纹样，领口、衣襟更是满满的绿肥红瘦、彩蝶飞舞。

2017年，母亲也成为了彝族服饰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给予我创新突破的勇气

母亲的彝族服饰传承之路，总体来说走的比较顺利，在我们看来，彝族服饰没有我的母亲，没有我，它还是彝族服饰，它的魅力依旧是存在的，但是没有彝族服饰，就不会有我母亲的事业和如今的成绩，也不会有被养育成人的我和我的哥哥和我。

而予我而言，彝族服饰五彩斑斓的魅力也给我的人生注入了明确的方向。彝族有一个传统习俗，家中无论有多少个儿子，幼子继承家业。所以在母亲看来，我是注定要跟她从事彝族服饰行业的。然而，一开始我是比较抗拒的。

儿时，我和哥哥的假期基本上都是跟着母亲制作彝族服饰，所以从小我就掌握了一定的彝族服饰技艺，但因为跟母亲一起制作彝族服饰的都是女性，只有我和哥哥是男孩子，所以当时很抗拒去门市上帮母亲。

所以我最初学习的专业是装潢设计，后来才改学服装设计。再度投身彝族服饰制作，让我有

人贾巴子则带领徒弟们从事彝族传统面料织布作业。



了和小时候不一样的感受。越了解自己民族风格独具、多姿多彩的服饰文化，我越来越被其五彩斑斓的魅力和深厚的底蕴所吸引，逐渐抛开了对服饰行业的偏见，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彝族服饰的文化研究和理论整理上，更系统、更全面地学习了彝族服饰文化的技艺、生产过程，包括一些民间故事、传说等，并在2015年，一手完成了2330平米的彝族服饰陈列馆的设计和建设。

传承非遗，助力乡村振兴

彝族服饰等非遗文化不止给予了我们一家无尽的力量，它也源源不断地给予了整个凉山前行的力量。在脱贫攻坚中，凉山着力将绣绣、银饰、漆器等众多独具特色的传统工艺转化为脱贫生产力，带动了贫困群众就近就业、居家就业，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走出了一条“非遗+扶贫”的致富道路。

在政府的号召下，我们举办了免费的彝绣技艺培训班，在培训了部分绣娘后，我们发现存在接单率低、积极性不高的现象，于是我们采用了树立绣娘典范提高积极性的办法，选择了一些成功的绣娘现身说法，告诉大家是如何通过绣绣技艺增收致富，让她们看见非遗的力量。

而针对绣娘接单率低的情况，我们发现偏远地区绣娘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会因为接单不便、心理孤独等原因工作热情降低，于是我们便在偏远地区设立了绣娘帮扶站，在各个地

区选任一名绣娘作为绣娘带头人统一接单之后分发下去，并让绣娘们能在帮扶站里交流心得、互相鼓励，大大提高了偏远地区绣娘的工作热情。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我们更是以提高20%薪酬的方式，来帮助她们脱贫。迄今为止，我们在凉山培育了3860名绣娘。

而在未来，我们将设立绣娘合作社，组织绣娘进行集中生产，并将一些有基础有功底绣娘进行再培训，让她们掌握更多的服饰技艺，从而扩大她们的接单范围、增加产能，并依托公司陈列馆、门店、网店作为绣娘们的宣传销售窗口，不仅帮助各地乡村绣娘产品销售，还要帮助其他乡村产品比如农副产品打开销售渠道，以非遗为切入口，助推整个村庄产业的发展。

至于非遗文化的传承，仍旧是我和母亲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终身不遗余力。在我们目前最大的困境仍是后继乏力。在我和母亲看来，要解决这样的困境，就要让更多的人深刻认识非遗，真正看见非遗的力量。

把握好非遗进校园这一路线。不止是进校园开展，与学生短期互动的进入。而是要进入少年宫、学校兴趣班、高校选修课、网络兴趣班等专业的方式，让孩子们从小就能接触到彝族服饰文化，感受彝族服饰文化。为此，我们准备编写两部教材《彝族服饰文化鉴赏》《彝族服饰技艺大全》，这样才能培养出更多彝族服饰行业的优秀从业者、设计师，让彝族服饰文化能够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不是只存在于博物馆中。